

長樂縣志卷之十六

雜紀志

劉歆西京雜紀段成式酉陽雜俎皆以網羅散失隨所見聞集而成一家言也樂邑雖蕞爾巖疆遠者紀載無聞近亦書缺有間然屬石門長陽等縣與改土設流以來遺聞軼事亦多散見於他說卽父老之傳聞足供塵柄者亦夥矣苟概從愒置不爲搜括豈得以俾後之人資考證而擴見聞乎爲是舉其散佚者別集成編以爲博覽君子嗜古搜奇之一助云志雜紀

長樂縣志

卷之十六

雜紀志

一

明史總督邢玠救朝鮮復調川束施州衛八司酉陽石砭土司邑梅平茶二長官司湖廣永保土司兵萬人不足則取之叙馬瀘之屬部議以川蠻叛服靡常允調其半玠復言土兵土司所以守衛先年征調屢立戰功議者謂其悍而難制亦恃有以馭之耳乃命悉如所請蜀中文武大吏俱臨重慶誓師而藺自奢崇文作亂是時惟石砭女官秦良玉最忠順其他貪利嗜殺所過殘暴舊制奉調土兵不得入城而鄉民多懼荼毒歸州之長陽巴東長巴歸州舊地連容美諸洞洞人每出掠洪武中長陽人譚天富率眾擊敗之乃

選如天富者授巡檢職以捍禦各司

長陽縣志

土司多尙武容美司田世爲頗事詩書其子孫田圭楚產諸人皆崇尙風雅至田舜年尤善文藝嘗徵江漢德黃名流修廿一史補遺計日自課某日讀某書閱某史至某處用小印章以志之故其著作皆典贍五峯司張廷玉字吉士曉暢軍機嘉靖間曾隨胡宗憲征倭寇其後張應龍字雲泉亦精武畧萬厯間有從支可大征播州土司楊應龍功然皆博通典籍兼工詞翰以詩書爲世業故其後裔至今有習武者亦有好文之彥

長樂縣志

卷之十六

雜紀志

二

菩提砦

一作菩提隘
一作蒲地界

古長陽地前明天啟元年容美

田土司庶子百里俾爭襲職遂亂巡檢兵寡退保漁洋關至七年長茅關菩提寨并入容美巡檢遂廢並百年關以西土地多失

崇禎末年張獻忠寇起其黨姚黃侵擾各土司境五峯司被虜衙署焚燬人民逃散

福善禍淫天道從來不爽五峯安撫使司及水瀝石梁各長官均統轄於容美宜慰司康熙甲寅年容美司田九如舉兵擄五峯張彤弨水瀝唐繼勳石梁唐公廉而以其子弟襲各司職各司人烟殆絕旋以各

司于弟襲三司副長官職且自殺其長子昞如而以
曾爲通州通判田明如襲其司職鳩奪鵲巢固自以
爲強暴可恃矣豈意田明如尤狂悖不法被邁制軍叅
劾雍正十三年遂有改土之禍其不至屍身及全族
誅戮猶幸耳報應循環其理益信
土司之爵宣慰爲上宣撫次之安撫長官又次之惟
宣撫不歸宣慰統轄故五峯安撫司石梁水澆各長
官司均隸容美宣慰司其承襲也

國初猶屬東部後改屬兵部五峯水澆石梁各司承襲
皆由容美詳報

容美土司抑勒土民分風雲龍虎等字爲旗旗有長
上有叅將遊擊守備千把總各官下又有大頭目分
管旗長若干戶皆有執照至五峯水澆石梁各司兵
皆聽容美調遣調以箸則飯者至調以帚則掃數全
出自高古村菩提寨以西皆有哨臺有警放狼烟此
起彼應半日卽達於容美司治

土民稱崙

卽洞字

長曰都爺其妻曰夫人妾曰某姑娘

幼子曰含人女曰官姐子弟之任事者曰總爺而五
峯水澆石梁等司民至今則尙稱容美土司爲土王
古有竺氏裔於周穆王時分居覃地遂以爲姓代膺

封爵以興有覃順內附受封武德將軍改添平所千戶所調征容美安福獲其酋唐大孫夏得忠朝廷旌賞 本朝覃祚昌投誠康熙十年頒給所印雍正十三年亦歸流蔭襲千把總職

節錄石門縣志

順治七年庚寅流賊王進才破澧荆將王君相劉進忠破之追殺二十里賊遂退灑陽一年

灑陽即今之溆陽

列

營四十里爲久住計總督羅遣三標兵來援游擊唐國印殺散諸賊劉袁二賊遂自漁洋關

原本陽

奔川惟王進

才一賊入九永山中刼剝如故八年辛卯正月初八日欲向洞庭游擊洪顯達追之大勝於昌溪坪總督羅又遣游

長樂縣志

卷之十六

雜記志

四

擊高成旦來勦大勝於五里坪擒共中軍就進斬之

石門縣志

遼東人吳三桂分藩雲南統轄南七省以求世襲藩鎮不許故康

熙十二年遂叛容美土司曾受其都統承恩伯僞劄及康熙十八年我師臨澧州遂繳大將軍順承郡王及湖廣督臣軍前二十年頒給容美宣慰使司印信又自疏請頒給五峯水澧石梁各司印信並請加都招討銜不許

雍正十三年田明如負固拒命旋畏罪自縊各土司率眾投誠經總督邁柱題請改土歸流添設鶴峯長樂一州一縣於彝陵州建立府治原設彝陵州改爲附郭首縣歸州裁去直隸字樣同所屬之長陽巴東

興山三縣併添設之州縣俱歸新府管轄移右營額設官兵分防鶴峯長樂仍隸宜昌鎮標東湖縣軍政志湖廣南石門慈利北枝江松滋宜都所屬古以逼近土司設守禦所弁軍統以千戶百戶鎮撫等官撥給屯田以供軍食子子孫孫世隸民籍無事則耕有事則戰猶寓兵於農遺意其曰所者念爾勤勞賜爾帷蓋之所也共制所官地丁銀徵三免七隘官地丁銀徵七免三自行團練不給糧餉兵仗自蜀漢建興下及唐宋皆然至明洪武始確鑿有據

白蓮教者奸民假治病持齋以救劫爲名而安徽劉

松爲之首乾隆四十五年劉松以河南鹿邑事發被拘遣戍甘肅復遣其徒劉之協宋之清等授教傳徒徧川陝湖北日久黨益眾遂謀不靖以同教鹿邑王氏子發生詭明裔朱姓乾隆五十六年事覺復捕獲各伏辜發生以幼免死戍新疆劉之協遠颺於是有意旨大索州縣奉行不善逐戶搜緝而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檄荊州宜昌株連羅織數千人富破家貧就死無算後獲教首逮京問出始治其罪聖武記

劉之協安徽太和人來楚煽誘結黨口授過願咒出根基錢銀三五錢至數十兩不等又按季納升丹銀

多少不等俱送教首收用 竹山縣志

長陽教首林之華覃加耀等入邑之菖蒲溪採花臺數保以拜燈花邪術誘惑藍光先等菖蒲溪保正覃尊賢偵知報經前任王沛霖禽獲誅之餘許以悔過自新境內教匪已無嘉慶元年林之華等以白布纏頭白旗爲號舉事川督福寧率兵堵勦之二年賊由長陽花兒屋場假扮官兵破白溢寨卡盤踞焉時福寧下令有生擒一賊者賞錢五千兵勇相率捉平民以邀賞至營皂白不問卽殺之威勇侯額勒登保征平湖南六里花園苗移兵至樂堵勦鄉民日鳴冤卽

上其事飭衛昌營游擊張順夜劫賊營遂竄腰帶巖張順遇害額侯大雪合圍賊遂竄入巴東進攻之三年賊復竄入白魚額侯督命就雞爪觀鑄大礮率兵勇轟擊賊死無算境內以平乃移兵堵勦荆襄四川竄入陝豫之教匪徐天德王三槐齊王氏之眾九年平定額侯之功爲最

土俗尙啞酒按杜詩云蘆酒多還醉註云糜穀釀成不醉也楊升庵曰以蘆爲管吸而飲之一名鈎藤酒

卽今之啞酒

鶴峯州志

土司有親賓宴會以吃啞抹壘爲敬啞抹云者謂前

客以竿吸酒以巾拭竿請客飲也酒以糯米釀成封於壘中欸客則取置堂榮正中沃以沸令滿以細竹通節爲竿插透壘底堂中則鷄肉蔬果盃用最麤三級者曰蓮花碗肉以兩頭蓋通盃口爲度謂之過橋每一壘設棹一棹上位及兩旁則各置箸一而不設坐客至以次列坐左右畢主人呼長婦開壘肅客婦出正容端肅隨取沸湯一碗於壘側就竿一吸畢注碗水於壘不歉不溢謂之恰好每客一吸主人一注水前客吸過赴棹再舉箸而後客來彼此不以爲歉也凡吸歉溢皆罰再吸故酒雖簿亦多醉主客喧譁

隨意唱蠻歌俚曲歡然而散但不吸主人亦不强今聞其酒尙有舊俗畧變

長陽縣志

土司時田地多係荒山招佃開墾先出銀錢若干一切修築皆佃之費田主但收其稞以完糧賦土司官田則平分所收以資兵食用度如此佃不種則令其另招彼佃謂之頂撥頂價卽過於原值田主亦不之問辭佃承佃者初均備席延之改土後漸折錢文謂之上下庄錢辭佃者十千承佃者十千後更出弊端買稞不買田如田生田值錢二三百千稞該一二十千買者止需錢百千而又令佃加三上庄三十千卽

得庄錢九十千買稞者自出十千轉瞬秋收已獲利二十千矣此等庄價並不入約買稞者一味苛索佃戶但執頂撥白契卽如己業頂田時仍出下庄此所以貧者益貧富者益富也下病民生上虧國稞故歷任禁之而三十四保中俗有內十六保之分內保士民多狃此陋習甚至不知其違例且因禁止而京控者外十八保則由石門長陽等縣撥入之地其民間田地尙循典賣之例而又有田值百千庄價竟至九十千者庄錢雖回贖時必還而庄錢愈重租稞愈輕田主愈難回贖是田雖未買卽如己買將此田

分與人種且可多收其稞但漏國稅耳咸豐二年李煥春任內痛陳其弊稟請上憲示禁之農人魏某家畜一犬夫婦偕傭於山其子甫三歲置於室夫婦歸尋之弗得時多山旭魏恐甚覓至一山間見其子熟睡犬獨懷而抱之惴惴焉若恐睡者或傷亦義犬也

柴埠溪兩岸皆險絕有楊姓者爲人頗厚道一日有工人墜崖死工人後母偕其幼弟至楊姓家疑生死不明將鳴諸官忽幼子昏倒於地少頃起跪母前備述楊姓生待死葬之恩囑勿誣人聲音態度畢肖工人言

訖幼子甦問之毫不知故噫世之負義忘恩者有愧此鬼
黃祖麟黃連山保人好獵一夜更深於山頭設網羅
忽見前山鬼燐一團熒熒然撲面而來如烽火駭極
急歸家昏倒於地次日醒見奇形怪狀鬼無數欲拘
之去有兄某頗正直一來前鬼卽避如是者數日家
中人以爲病狂漸不爲意祖齡忽躍起急走一步丈
餘室人共追之至一石壁中有穴大僅容一手覺身
薄於紙影印其上其母哭呼其名復下拜其母再起
頓縮如蛇闖入石穴內當迫石工鑿之三四日猶聞
內呼號聲及石穴開而人杳矣眾擁火入穴橫進三
鄉人砌其穴道光九年事

嘉慶五年白蓮教事平後邑城南樓每於月色朦朧
之夕卽有鬼魅拋擲磚瓦眾共視之有好事者言試
再擲則叢人中所擲皆不中前宰楊世銳爲文祭之
遂去至南門外黃姓宅作崇亦祭之而去至李美章
宅爲崇亦如之李固屠者有人令其祭之李不聽照
其擲磚瓦處轟以烏鎗魅遂絕

文廟建於乾隆初年上有天花板板上有巨鱗如龍
形嘉慶六年前宰楊世銳重爲修建方拆天花板鱗

遂乘風雲飛去

邑拔貢田泰斗庄屋多鬼魅爲文祭之遂絕其詞曰
生造死化人鬼分途惠吉逆凶陰陽一理各順其常
毋相爲害理之宜也茲^泰宅右庄房一所歷有年矣
安宅非曠社狐向憑乃於今冬月初迭形變異月淡
燈昏弓偏留影漏稀風定石忽能言付草木以爲妖
致鷄犬之不靜嗚呼是何魑魅敢爾猖狂因思自有
此宅以來歌斯哭斯已更數姓有考終於此者有妖
折於此者亦間有輕生於此者其或游魂未散血食
無依故爲厲於茲土耶獨不思魂升魄降氣數之恒

溝瀆自經乃爾自賊縱有不平於我何尤於此宅何
辜且爾等生於斯養死於斯葬何負於爾等而乃不
隨其子孫而去以享厥禮祀竟鬱鬱於此恐嚇我居
人也更聞非命之鬼自覓替身尤爲理法之所不容
嗚呼生旣不能順受其正以保父母遺體死復嫁禍
他人以結累世冤孽夜臺自問其何以安況擅殺者
抵律有明條方今

聖天子當陽赫聲濯靈神人共懍爾雖爲鬼其精魂猶在
率土之中胡啓不畏法自罹於殛耶一旦

天威所及雷霆震怒將有一死不足以塞責者矣明有

王章幽有冥譴無殊致也可無懼哉但既往不咎姑不爾較來者可追尙其醒悟茲具不腆臨風一餞杯酒盃麥權盡地主之情曠野深山早爲樂郊之適如再不悛吾將虔告於上下神祇以殛爾魂魄使爾等九原之下亦無所容也凜之凜之無遺後悔尤念爾等無知爰肅請本境土地本宅宅神詳爲指迷俾卽遠徙庶人傑地靈守望而歌仁里吹豳飲蜡鼓舞以慶太平謹告

聖賢之道在於日用倫常非是卽爲異端邪說皆足以蠱惑人心受其惑者一旦事發莫不明正典型長

陽田正幘者粗識文字道光九年出家爲僧十二年還俗常販賣川鹽爲灣潭官鹽店李六所獲復販私至鶴峯漆垣被張正富拿獲以是心懷怨望遂至巴東獅羊坪勾約譚運昌運洪譚明等聲言爲國除害轉回長陽邀允田代楚代揮楚璉等託印明山鑄劍一口鑿忠心報國四字並訂無字書一本另一紙寫就無字天書六十四通篇一個字跡無展視天地怨恨卷神也愁來鬼也哭馬踏灣潭除大害走脫李六少著所又結巴東方中相鄧尙忠稱孔雀寺道士惠天傳授遂約王添明定期舉事隨同方中相至長樂

勾結胡啟全李守瓊石門唐國佩王國鼎唐型朝朱
從忠又糾盛八李文炳李正紀未允尤以人數尙少
至四川鹽廠結竈戶幫銀遂與方中相張明江轉回
湖北勾結張明德明登川民羅三均朱允卽同至竹
山縣結田德興至四川奉節縣覓得十三歲之周煥
庭以爲吳三桂後裔吳天香呼爲幼主遂開成名簿
一百八十五人又買得前明戚繼光刻本新書及描
畫陣圖六本捏寫張正富作大元帥朱漢忠鄭德雙
顧信三胡光改李文炳作各路清道元帥又捏寫林
文學等爲大小兒郎遂回湖北田正幘行至巫山縣

店中患病將天書寶劍名簿交與方中相周煥庭等
同至長樂李守瓊家認胡啟全爲國丈又結羅義棕
李遠仁張么止待田正幘至舉事破卡後往湖南永
定縣廖家界山內抗拒官兵是時風聲肆聞採花抵
東百姓皆紛紛思避楊君際昌卽會營汛親往禽獲
方中相鄧尙志等並在山洞起出書籍寶劍等物並
獲田正幘在監病故戮屍梟示李守瓊胡啟全擬以
發遣其餘分別流徒有差

金山之下有對池焉山勢高峻中起長脊如龍然兩
旁小嶺夾抱脊之兩旁低窪處各有天池一口相對

舊出大魚前平處突起一山圓如龜形故名黃龍趕
龜下有屯字河圍繞其前新興橋在焉有王姓者貪
其形勢於龜山上葬塋遂致石巖上流水如血兩池
中水均乾涸至今淤與黃龍脊平金山下地周圍計
五百三十餘弓因與向于各姓爭控前任吳榛斷爲
官地歷任招種今尙荒蕪王姓家業亦漸衰敗此可
爲妄謀風水者之一戒

烏龜堡山脈自南坡來堡前平處如裙摺然下臨縣
城河水如襟帶邑庠生覃多用父葬其上已二十年
矣多用生子先不育道光二十三年有堪輿家令起

遷之戚友勸不止方啟棺面色如生衣服猶新扛抬
至颺花巖下始變色流血水累遷每致構訟亦妄信
陰陽之一誠也

邑山深林密每多野獸有獸名爲山猋道光二十八
九三十等年任家坪猋傷小兒甚多咸豐元年三月
麥莊猋亦傷小兒金錢豹邑多有之咸豐二年界山
近城等處有豹多傷犬豕鄉間獵戶每於地上會線
設機置放弓弩擒之夜則必懸禁牌云開弓放弩禁
止夜行

烟洞子北十里許孔家河旁嘉慶二十四年五月內

天大雷電以風北山崩裂突出一石矗立河邊高約五丈週圍亦數丈計下方頂尖疊起三層宛如寶塔至今里人呼爲寶塔巖

猿猴性至靈慧邑內保舊多其類居民每請湖南術士關之其類遂絕今外保烟洞子南河巖洞中猶多有之時而數十成羣一猴攀樹衆猴以手連接陸續垂下互相掉換至河飲水時而升木攀藤游嘯自得羣猴齊鳴則聲滿山谷每每搬取人糧食但各有疆界並不侵越

邑之土地高下不一寒煖亦不一其實高寒者多兼

之大半沙石故稻麥稀少包穀以外近來惟種羊芋與藷以爲佐糧改土之初土著惟張唐田向等姓爲數土司之後其餘外來承墾者先多石門次多常德澧州漢陽沔陽外府之人老林初開包穀不糞自獲迨耕種日久糞土爲雨潦洗淨土愈瘠而收成益薄矣然無大歉歲以宜晴宜雨高下之收成不齊也樂歲猶以野菜瓜豆和飯充腹一遇荒年則高山大嶺無販運之資挖蕨搗粉草根樹皮剝食爲幸

邑產包穀者十之九具性五六月卽生蟲不若稻穀之可以久儲也羊芋本蔬類日久則一壞漸次皆壞邑人多以

包穀釀酒餵豬羊芋打粉市布棉雜貨以有易無於民較便故燒燬之禁祇宜行於歉歲羊芋打粉售賣例無此禁百人坵在漁洋河南岸麻溪冲口李家坪上冲下四圍皆水田正中有土一堆卽百人坵也相傳明季流賊王進才破澧州退渫陽游擊唐國印破之劉表二賊遂自佷陽漁洋關入川時有百人殉難葬於此坵坵邊之土不可動若耕田者誤動其土卽有霹靂聲响其下本向姓田地施入長陽觀音寺中故至今地雖撥入長樂糧仍完諸長陽

嘉慶五年白溢寨天堰中有人往汲水見有物浮水

面其色深黑驚以爲犀牛急歸呼眾同往視之不見至夜雷雨大作湖水暴漲寨下溪邊水田多被冲刷近紅魚溪邊大石阻塞遂成百丈深潭堰水隨乾後開成田先是白魚溢卽溪邊人可呼應紅魚溢亦作溪邊人至此乃相隔甚遠

李大鳳者本男也嘉慶六年邑內有商採辦鐵礦大鳳代人挖銑一夕忽因腹痛而臥次日竟變成女子長樂坪關姓宅石罅間忽一日天晚微陰隱隱聞有泥水激撞聲至夜大雨滂沱雷霆震驚屋柱搖搖然欲倒經時乃止天曉出視則宅外磐石前者易而後

後者易而前石重數千鈞數十人不能擺動者不知何異

道光十三年事

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夜城中南門內正街火起自二更後至四更隔街上下延燒民居四十餘家城內民力至今尙乏

道光二十八九年湖北陰雨連綿大水長樂晴雨愆期五穀蔬菜俱無收成糧價騰貴居民多挖蕨作粉鋤草根剝樹皮以爲糧三十年春猶然至秋乃平

道光二十七年漁洋關橋河下峽內右邊山忽崩巨石滾入漢溪中舟道阻塞者半年汛弁陳清源倡捐

長樂縣志

卷之十六

雜紀志

十六

開之

周學錦邑牛溪保

牛俗作尤

人其弟學太乾隆末年白蓮

教首林之華竄人邑境傳徒學太夫婦皆從焉其妻

歸寧學太偕往均各持齋母家偵知之遂與學錦言

學錦夜窺其室其夫婦同拜燈花獲之將鳴於官學

太長跪求免願改過自新學錦恐其食言學太乃引

刀自割其耳以示怨艾後征勦教匪學太得免於禍

岩頭溝在水瀆保內溝最深其上半里許有大朝嶺

險峻異常道通白魚寨嘉慶二年長陽白蓮教首林

之華妹名么姑欲奪白魚寨林之華曰寨下有岩頭

溝無退路若官兵至吾將素汝尸於溝內矣其妹不從
先是白蓮教事起各處戒嚴白魚寨亦設有卡至是
林么姑遂率賊眾數千假扮官兵奪白魚寨而踞焉
威勇侯額勒登保統兵勦之於大朝嶺放礮轟擊賊
眾滾溝死尸滿溝中寨遂復
田家灣在泅坪上本魯家禮地家禮次子萬敬不肖
以家法處死之葬於田家灣後家禮賣地於監生覃
長新建屋宇因其墳近花園墻陰家禮起扞之屋宇
中每夜輒有拍板壁聲人雖多響益劇爲文祭之崇
乃絕

劉文燦邑庠生劉士榮姪幼業儒家貧充縣書吏嘉
慶年間白蓮教事發派管支發兵餉俄銀庫中失銀
羣誣劉劉欲辨恐遭慘刑乃負屈賠銀如數辭役歸
自恨以傭書受此不曰冤憤斫其指當昏倒於地家
人驚聚所斫指已失遍覓不得文燦昏臥夢寐中髣
髴見一白髮叟手攜竹籃中有小犬向劉嘆曰屈汝
矣竊銀者某也憫君痛甚請將指入犬口可愈劉如
其言犬忽大嘔驚而寤其指頓接如故惟較他指皮
色微黃耳但言所見至叟所告竊銀之人則終隱其
姓名而不言前邑宰丁給有匾額

界山保母猪漂高數丈泉水直下成潭名母猪潭深莫能測中產鼃道光年間有某甲以鈎鼃爲業一日覓鼃於潭俯窺潭旁有石穴遂泅水入側身進十餘武忽見一大鼃身約數丈圍口如覆盆目如巨燭閃閃有赤光窺見甲急張口逐之甲退避不及被鼃噬去一足忍痛匍匐上岸遂昏絕半日復甦家人負之歸月餘没近年潭側人亦時有見此鼃者謂其殼深綠色類菜玉云

長樂坪蕭姓者祖籍雍州有蕭某卒葬於卸甲坪乾隆年間墳被雷擊棺木飛去至陝西秦嶺棺面雷火

篆書云湖北長樂蕭某棺後數年秦中有其族人至邑言其事其子孫卽攜家歸秦今墓蹟尙存

咸豐二年六月望日天氣晴霽日午漁洋關忽昏黑如晦夜雷霆奮擊冰雹與狂風大作保內麻溪衝古松杉百餘株大均二三人圍盡被風吹折或連根倒拔或折作數節飛出林外里許俄頃霹靂一聲雲霧盡收晴霽如故不知何異

尤溪保百丈坡甚高峻蓋有萬丈而不僅百丈者其半腰平處有泰山廟一座前有大牛尾松一株可四人合抱居民二十餘家左旁有一大天坑橫直各長

里許深九十餘丈底甚平坦生有大櫻樹二十餘株坑之兩旁有二洞洞對開各高五丈許內甚寬大中產硝每於天霽時輒出烟霧相傳中有蟾蜍噴氣若雲人觸之立化里民李紹有曾祖某入其中竟化去後蟾亦不知何往至今人可入其中採硝云

嘉慶年間官硝工某於南門外大灣洞中拾一銅器形方有柄長一尺三四寸旁有鉉若柱虛下一面腹廣尺許中空二面各起巨點如乳狀點共二十有四重九斤餘鬻於邑庠生蘓克琢家蘓攜至南省骨董舖有識者云係古作樂器每乳各自一音如作某樂

則先擊某乳以引之惜其已缺數乳不甚寶貴矣問其名曰樂先云

按樂先之名書籍罕見故付之雜紀以備考察

漁關洞河洞甚深幽父老相傳每夜洞外現白光丈餘瑩瑩映徹洞壁至嘉慶初年一夜雷雨大作翼日晴霽有檢浪面浮柴者至洞見一蜈蚣僵於洞旁如臥柳然箝長三尺許遂以藤葛縛歸後爲房縣某市去洞遂無光

咸豐二年九月三十日樂邑天陰晦忽而雷震至十月初一日雷復震聞是日武昌漢陽亦有霹靂聲至十一十二月粵西之亂及於武漢其城遂先後失陷

樂邑自初冬至三年暮春天嘗陰晦屢降黃沙中間晴霽之日甚少

粵西軍務起於道光三十年湖南李源發粵東凌玉超亂起之交咸豐二年漸及湖南楚北戒嚴各憲檄飭設卡團練樂邑本城之白鹿莊石梁之土地墩長樂坪之一柱香百年關等處士民俱添設棚柵劉國懷原籍江右其祖流寓長陽遂入籍焉崇禎間五峯司張應龍子張之紀輩應長陽縣試主於其家適國懷弟兄亦應試遂相締交後襲安撫職迎之爲幕賓以教其子福謙以其子劉榮爲中軍並爲置菖蒲

溪田地以安其家迨流寇擾亂之時劉思楚子劉尙崑與張福謙時奔宜都時回五峯患難之中情同膠漆後遂聯爲姻婭以斯見昔人交道之隆今長陽之十五溪劉姓其後也

土司親子弟稱爲舍人亦稱舍把謂舍把總也劉守文者本椒山司劉舍把之家人因其主待之薄遂投人五峯司張六謙麾下恩養備至後容美司田舜年擄各司並其人民張六謙亦被擄而禁錮焉先以守文服役守文假與軍人担水而逃仍尋福謙於黃桶溪之深林菁下相抱而泣患難之中頃刻不離後並

釋歸娶妻王氏生子宗臣宗燕燕生永太至今子孫亦繁衍云

邑當秋月包穀黃熟患人竊摘多於隴畔高處設一棚若箭樓狀人夜宿其中以便防守乾隆六十年麥莊保農民陳有才者善吹喇叭一夜獨宿棚內更深無聊輒吹以自娛且以警賊忽月下來一怪物長丈餘挺立棚外髮垂至地面青黑口大而赤齒出唇數寸狀甚猙獰陳素有胆叱之怪忽作人語曰來聽汝樂耳何叱爲陳罷吹怪倏不見有才歸述其異於兄有光光次晚攜烏鎗潛入棚囑弟吹如故移時怪至

側耳靜聽若癡有光遂以烏鎗轟擊中怪格磔如鳥聲急奔天曙光等出視血點滿地隨踪迹之至一石穴旁有烏芽藤一株卽山葡萄纏繞半山根與幹大三四尺圍鎗子粒粒陷入其內因伐藤並抉其根出汁如血聚火焚之有聲若人呼號焚盡聲始絕有光兄弟後被白蓮教煽惑入黨同伏誅

曾其梅麥莊保人道光年間傭工於同境杜上成家適有毛萬祥者向杜貸包穀二石杜毛素契厚未書據但託曾作保曾諾之日久曾傭工他境杜索毛債毛不承無何二人相繼卒至十四年曾復回境傭工一

日樵歸忽昏仆於地作杜聲復作毛聲皆爭辯借穀事嗣曾乃歷述當日情形若對質狀鄰里環視半日始甦問之云適被人喚至一城府森嚴若官衙堂上坐一官甚威猛見杜毛二人先跪階下質供某至案始定眾問案如何斷云堂上官諭某歸語伊家俾早楚結不爾當罰作畜以償毛子孫聞之焚紙鏹若干於野後無他異

咸豐三年三月初三日邑屬麥莊保連長陽天池口同時大風瓦石掀飛樹木房舍倒折無算山上行人有吹墜岩下死者麥莊向某途中見風勢猛烈急伏

地得免從一犬被風捲起離地數丈風息始下牛馬亦多吹仆羊豕有吹去失所在者

命名必有由來長樂坪古爲長陽地其名之流傳已久改土設縣名曰長樂殆以是歟漁洋關亦古長陽地兩山環峙中一溪流水潛有多魚大抵取漁人得魚

其樂洋洋之意亦如鶴峯州古稱柘溪取其地居華容之陽故土司時有容陽之稱後改稱容美耳

山衙間集

古者寓兵於農民間得以農隙講武事故出入相友亦守望相助未聞盜賊之來有倉皇作奔避計者自井田不可復而兵民遂分爲二百姓平日出錢糧以

養兵民間好弄兵者有禁一旦有事人不知兵兵力未集而欲民禦侮則人心不齊避患則不約而同者勢也嘉慶二年長陽白蓮教首林之華覃加耀等事發假扮官兵竄入邑屬白魚寨使百姓跪迎而殺之遂奪寨而踞焉時威勇侯額勒登保已駐兵水瀝前令王君霈霖亦在軍營城內用大木於南北兩岸河中大石鑿孔穿逗設爲水卡兵勇守之一日忽傳言教匪下山百姓遂爭請鎖鑰開東南二城門逃避兵勇素多不諳練一聞賊至不知賊亦人耳乃畏之如虎亦倖生而俱散老幼婦女哭聲振天地一日僅走道

五里許王君少子在署一胆大老役作伴竟夕賞銀五十兩堂上兵餉亦有被奸民竊去者其實賊並未動不數日官兵夜劫其營破之遂復白魚寨按白蓮教之叛勾結遍川楚流毒及陝豫其事伏於乾隆末年起於嘉慶初年殺人父子兄弟姦人妻女擄人銀錢衣物糧食牲畜燒人房屋被脅者割其髮辮給以器械逼爲盜賊蔓延極矣荼毒至矣然當其時朝野當足

聖筭周密賞罰嚴明非無怯懦蒙蔽之吏皆

燭照而懲治之故其時名帥如德楞泰額勒登保輩大將

如楊芳楊遇春羅士舉桂涵

此二者鄉勇出身

等如林岬

起無不慣戰能征且該匪徒多劫掠村莊鮮奪占

城池故民間亦咸懷義憤恨賊入骨共切同讐團

練設卡用堅壁清野之法賊漸窘促九年蕩平

變亂之萌必非一日其在外夷者勿論矣內地或妖言惑眾或聚眾燒香始而歛錢繼謀不軌又或糾眾抗官始而藉公繼成巨案要皆以乘其未起一舉撲滅爲貴非可惡聞直言以蒙蔽消弭爲能避辦理不善之咎遂使萌芽一發如蔓草之難圖也長陽田正幘與巴東方中相假四川周煥庭爲吳三桂後裔詭名

天香在邑屬抵東保煽惑愚民欲糾眾奪灣潭官鹽店卡事見前文彼時事尙未起而風聲肆聞抵東民爭避之卽採花後荒民亦多磨包穀麩爲乾糧作遠避計蓋福禍未能斷之以義誠如明陶菴黃淳耀所云避禍深而英華消阻將並其不必避者而亦避之者也

語出見義不爲無勇也

前任楊君際昌立即會營擒獲之

分別懲辦境內以安

道光二十四年樂城中小兒忽患奇疾身體上不拘何處倏生一二小孔中流黑水水所至處皮肉潰落骨亦酥鬆齒落下一捻卽成粉碎五六日卽死死死者

十餘人醫家命之曰爛症是必陰陽之毒甚所致也
有李姓子背生二孔亦流黑水齒已脫落炒熱砒霜
銜之於口遂得獨生

長樂坪離城七十里自打虎埡以下至百年關兩面
高山中間平地長幾三十五里邑中最長坪也相傳
改土時將建城其地以稱其土較輕故建今地然坪
長而狹且水無源頭耳坪中產玉黍最盛爲他處所
不及亦有稻田必雨水降後方可插秧米亞於白魚
稻亦冷水穀種也若泅坪自灣潭去二十里許中有
雞窠埡河會茅庄橫河諸水而坪中地洞淤塞水漲

時坪中所種主黍每被淹潰需改種蕎與菜子補之
邑先惟產紅羊芋只宜高荒平地種者味麻不堪入
目且必七八月始成實近得烏羊芋種高荒平地遍種
之士人謂之窖羊芋四五月卽收可燒食亦可煮食
不必油鹽蔬菜卽可供饗殮謂之接荒打粉之外亦
可用竹篾墊以烘乾又可刀切作米晒乾收囤一二
年勝於玉黍之半年卽生虻子也

擎龍坡在灣潭深溪河上由此上楊家台山左卽白
溪河先是小溝相傳聶姓於耕山時拾得一卵大如
碗未食而藏之江西許真君望氣來尋遇而詢之曰

汝得一蛋乎其人曰然真君曰給我獲福不然有禍
其人曰我將食之真君曰食之必成孽龍必遭誅戮
其人曰如我成龍將使水淹爾江西真君強索之其
人進內食之頃刻遍身龍鱗許真君奔至門已閉其
人從後門奔走真君逐之其人跳入小溝霎時雷雨大
作水隨之長至今遂成大河

白魚寨與長陽之紅魚相隔一溪予嘗詢其命名所
由來邑之博洽者對予曰聞父老言古長陽清江中
有二魚一色紅飛至長陽紅魚一色白飛至長樂白
魚寨頃刻高山各成天堰故長陽有紅魚之地名長

樂有白魚地名

木岡嶺在麥莊保西南土地嶺在麥莊保東南共西北
嶺近長灘河勢均險要有如蜀中陰平關者咸豐二年
粵西兵警漸及湖南楚北戒嚴奉 各憲諭勸導鄉民
設卞團練扼要防守麥莊保職員蕭祀闕蕭祖馨與生員
陳遇文耆民向家緒四人俱見人物志 武生向鵬程文童蕭宗孔
宗孟宗雅等均各自備糧餉董率保甲黃文啟李良佐
李紹典及居民等添棚置械於高處安置滾木石於
低處伏設塹坑連弩分班日夜防守稽查往來行人並
能約束交界土棍不憚勞瘁保內安靜皆諸人之力也

石梁司觀音閣後山上舊有王姓宅嘉慶年間忽一日大雨其宅堂中倏起一霹靂聲地卽崩裂有黑水湧出卽以方棹置其上雷息水止後掘其地盡皆黑泥下有一碑所刻字跡模糊惟識南昌祖師祖盟數字不知何代因何埋此也後碑移於觀音閣中至今現存

百年關古爲長陽地原有關隘以禦土司改土後與一柱香名山粃粃舖等處皆屬長樂坪一鄉關地則設有塘房咸豐二年奉 各憲諭令各保士民設卡團練添棚置柵衿耆向秀山向元科張學舜邵成珍馮

大林邵方策等與鄉約保正甲長顏邦錦顏邦全張立道劉上文協同鄉民捐貲於一柱香粃粃舖設立柵柵而百年關更於塘房兩面置有木柵哨樓門扇中開鎗孔亦以就地勢耳獨城汛官兵則以官塘變爲民卡之說相爭執予意三代而下以民養兵以兵衛民邊方多故官兵無幾民不聊生其何以堪乎今奉 憲諭鄉民捐貲置柵爲自相保衛計蓋惟恐保衛不周諒非希占官塘矣因親往驗之見其於官塘無碍而且足使官塘益堅固也存之
有天地卽有山川山崩之變古史書之然降祥降殃

必有感召也咸豐三年六月自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大雨滂沱晝夜傾盆致有楠木山崩壓壞民居之異當詢之邑人云楠木山自城東北去十里至角鳴尖俗稱木尖山連堰坪又十里至彼卽由城北紫荆坪過高橋上楊梅埡亦達其境焉自角鳴尖橫過下山過堰坪岩洞所出之小河登北岸卽上大坡坡上石砌高墦躡層階而升有新建瓦舍三重高門粉院進內廂屋花廳畫堂錦室園亭廊榭莫不花磚石砌朱柱丹楹雕窗畫壁其間漆椅綺席淨几康牀文茵繡褥錦帳圍屏輝煌金碧鋪陳之具雜然難名園圃之間

則小池曲檻瑶草琪花鮮果佳植游魚鳴禽景况亦覺清幽旁有積倉又旁有牛欄馬棧豚栅雞栖牲畜蕃息至於簾櫳以內蓋莫能窺其所有也主人鄧姓以田舍翁起家饒裕身列成均子亦遊邑庠居彼百餘年矣其宅後山卽楠木山山高大厚重頂有伍姓家茅屋數椽而已先兩日宅地皆崩裂有水湧出方以土石塞其孔道至二十八口角鳴尖獅子腦堰坪等處山皆裂開楠木面山上有人見其宅後黑烟衝起迷漫空際後山搖搖然動急呼其家人出其家扛抬箱籠方出後則大山皆崩草木傾折土石奔騰黑

水和泥漿隨湧伍姓宅隨傾陷而鄧姓宅亦覆牲畜
錢穀一切盡埋沒矣詢其家人則皆幸免宅前門樓
猶存而坡地已經轉移昔有土地廟一座古墳數塚
皆坐北向南今則坐南河北矣但其坡地上所植核
桃樹與包穀亦皆葱鬱如故耳